

国别与地区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 及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

李 意

〔摘要〕近年来,阿尔及利亚政府积极的反恐措施一定程度地削弱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阿的活动能力。为了寻求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易于实施恐怖活动,该组织将活动中心从阿尔及利亚转移到萨赫勒地区。此举不但对萨赫勒地区安全造成很大威胁,而且影响了马格里布关键力量的均衡。凭借足够的资源优势,阿尔及利亚通过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打击,逐步获得萨赫勒地区的领导地位。“萨赫勒牌”有可能成为阿尔及利亚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工具之一,它不仅提高了阿尔及利亚的地缘政治地位,而且有助于阿尔及利亚在马格里布、地中海区域乃至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阿尔及利亚;地缘政治;恐怖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55(2011)06-0070-76

活跃于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是阿尔及利亚主要的恐怖组织之一,认领了近年来北非地区的大部分恐怖袭击。该组织的前身是“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Call and Combat, GSPC),它最早从“伊斯兰武装集团”(Armed Islamic Groups, GIA)中分裂而来。该武装集团曾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最强硬、最残忍、最具实力的极端组织,且其核心成员中,约有3000名“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这些人曾参与过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1〕}该集团深受赛义德·库特卜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结合其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论,提出了“总体战”(Total War)的理念。它将人做出了二元的划分:要么是伊斯兰的敌人,要么是圣战的支持者。它认为,政府不具有合法性,政府的支持者也应在打击之列,政治领域的冲突就这样转化为宗教价值的对立。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的敌人被无限扩大。

1998年,“伊斯兰武装集团”分裂成三个组织:由扎瓦巴里领导的“伊斯兰武装组织”、由卡达·本·谢哈领导的“萨拉菲宣教卫士组织”和由哈桑·哈塔卜领导

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2002年,扎瓦巴里被击毙,“伊斯兰武装组织”被剿灭,残余势力大部分加入了“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2〕}该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十分密切。2003年9月11日,“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发表声明,表示效忠“基地”组织。2004年,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 Droukdel)成为该组织头目。2006年9月,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正式结盟,并于同年12月正式宣布易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3〕}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与“基地”组织的最终结盟,是因为双方均有利可图:前者希望靠后者支持,筹得活动资金和必要物资,并在与国际极端主义势力的合作中拓展生存空间;后者则希望利用前者在北非建立分支机构,稳固扎下据点。“基地”组织的理念和方法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而继续散播,它呼吁穆斯林反抗当地政府(地方圣战)、反抗美国及其盟国(全球圣战)的理念越来越被接受,而造成惨重伤亡的自杀式攻击的方法也渐渐得势。近年来,原本活动范围仅限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逐渐将势力

^{*} 本文属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伊斯兰因素”(11YJC81002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和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项目资助。

延伸至偏远山区和沙漠地带,尤其是向萨赫勒地区转移,为全球反恐行动带来巨大的困难。本文通过阐述该组织萨赫勒化(Sahelization)的一系列问题,分析这些变化对阿尔及利亚外交政策的影响,旨在说明,“萨赫勒牌”有可能成为阿尔及利亚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工具之一,它不仅提高了阿尔及利亚的地缘政治地位,而且将有助于阿尔及利亚在马格里布、地中海区域乃至国际舞台上扩大活动空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的原因

萨赫勒指的是撒哈拉沙漠南缘向非沙漠地带过渡的地区,是一条宽320公里至480公里的半沙漠地带,跨越乍得、冈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家。而萨赫勒地区四国则专指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该地区人烟稀少且通信设施匮乏,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为各国政府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带来一定难度。近年来,最初致力于政治性袭击阿尔及利亚政府及军事目标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已经转变其袭击重点、地理位置及运行特色,逐步推行萨赫勒化。其主要活动中心基本完成了从阿尔及利亚到萨赫勒地区的战略转移,活动范围蔓延到阿尔及利亚南部、马里北部以及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境内。

一直以来,人们原本以为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欧美才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制造恐怖事件的首选地,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不会受到恐怖组织的袭击。然而,恐怖组织在对欧美恐怖阴谋屡遭挫败后,改变了策略,矛头直指亲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并指责这些国家为“十字军及代理人、美国的走狗和法国的儿子”,其中阿尔及利亚正好符合恐怖组织既定的所有标准:它曾是当年欧洲十字军东征时的重要战场,也曾是法国的“海外领土”;它自1991年陷入内战,内战致使15万国民死于非命;它在地中海沿岸和北非平原一带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明显优势,正可谓对抗西方影响的桥头堡。^[4]在他们看来,恐怖活动带来的巨大伤害会迫使亲西方的政府改弦易辙,并在伊斯兰世界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综合而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 由于阿尔及利亚政府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进行了严厉打击和坚决镇压,迫使其成员从2008

年起部分隐匿到东北部山区,部分则向南转移到撒哈拉南部和萨赫勒北部地区。

一直以来,西撒问题不断引发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矛盾,影响了马格里布国家的和睦相处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导致地区一体化进程徘徊不前,且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时间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国内经济发展的滞后、激烈的民族矛盾、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为这些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间。自成立以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不断扩充力量,大量吸收本土恐怖分子,成为“基地”组织在马格里布地区的骨干力量,其基本主张就是打击西方“十字军”及其在北非地区的代理人,如北非国家的腐败政府及其安全部队等。他们不但与本国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据悉,“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以东的山区丛林里共有200至400名武装分子,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有提供后勤和情报信息的支持网络。^[5]恐怖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活动,从东北部的索马里和西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入手,发动东西并进的钳形攻势,使非洲北部地区原本就很脆弱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此外,他们频频绑架或杀害西方国家公民,尤其是法国和英国人质,并对阿尔及利亚、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等国边境的安全部队发动袭击,造成恶劣的影响。

为遏制恐怖势力的发展,阿尔及利亚早在2005年举行全民公投时就通过《民族和解与和平宪章》,决心彻底结束困扰国家多年的恐怖暴力袭击。宪章规定,凡参与集体屠杀、强奸和在公共场合制造爆炸事件的人,政府将进行司法追究;对恐怖动乱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将剥夺其一切政治权利。总统布特弗利卡也在多种场合表示:阿尔及利亚将始终是国际反恐斗争的忠实合作伙伴,阿将不遗余力加强反恐斗争,以巩固社会的稳定与祥和。^[6]基于此,阿政府坚决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据点展开大规模围剿,沉重打击了该恐怖势力。2007年6月,阿尔及利亚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建立恐怖组织,以及杀人放火和武装抢劫”等罪行,判处该组织首领德洛克戴尔20年徒刑。^[7]萨赫勒地区其他国家也积极配合阿的打击行动,马里政府甚至允许阿政府军越过两国边界,到马里任何地方追剿恐怖分子。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削弱了恐怖组织的力量,使其活动能力下降,恐怖事件的报道从2001年的324起下降至2008年的203起,平民伤亡人数从2001年的180人下降至2007年的40人。同一时期,

发动袭击的地理分布也从人口稠密的北部海岸缩小至东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不得不将其活动范围转向萨赫勒地区。不过,尽管其地理活动中心有所转移,但核心指挥系统仍然在阿尔及利亚。

2. 由于该组织长期从事非法交易,如绑架外国人质、贩卖毒品或枪支等,萨赫勒环境能为其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自由的行动。

萨赫勒地区的边界可渗透性强,边境长且边防松散,不利于安全部队的巡逻。这些国家多由复杂和不稳定的民族宗教构成,其主权控制力度不大,政治不稳定。这一环境为恐怖分子提供了理想地形,也为萨赫勒分支在此开展活动带来许多便利。从2008年起,“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用阿尔及利亚在萨赫勒地区的安全真空,设法在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建立重要力量,并从事绑架外国人、非法贩毒、偷运武器以及走私货物等非法活动,使此地成为从拉美和阿富汗贩运毒品到欧洲的一个新的转运中心。在对抗阿尔及利亚军事镇压的过程中,“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凸现了该集团抵抗军事压力的潜力和生存能力。

早在“伊斯兰武装集团”时期,走私燃料、香烟、毒品就已经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当地,“走私”一词起源于法语 *contrabande*(禁运品),说明了黑色经济在这一领域发挥的核心作用。通过提供保护和对地理布局的了解,“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收取大量的“行业税”,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并逐步扩充了实力。^[8] 该组织成员利用荒漠地带中的数条通道进行贩毒活动,其中一条位于阿尔及利亚与马里和尼日尔的交界地区,给周边国家治理非法交易带来压力。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队缴获的大麻,基本都来自该组织的走私活动。此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参与绑架外国游客和工人的活动,当地歹徒绑架外国人并将他们出售给恐怖分子以获取利润,从而形成了高效的供应链。伊斯兰恐怖分子和罪犯就这样组成了松散网络,双方均能从走私活动和绑架交易中获利。他们通过贩毒、走私车辆与军火、贩卖人口、绑架外国人等手段迅速敛财,扩充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极大地破坏了萨赫勒地区的稳定。

2010年底以来,中东北非局势的动荡,特别是利比亚的战乱,导致大量武器扩散流失,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更加有机可乘,造成地区恐怖威胁不断升级。此次西方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可能刚好给“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一个借口:西方“十字军”又在打击穆斯林国家,必须在北非地区根除西方的影响力,必须打击法国、美国和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等。据悉,“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不仅在利比亚偷盗军火,还在马里等国新建恐怖训练营,甚至策划在摩洛哥等国制造恐怖爆炸案等,显示出不凡的恐怖潜力。可见,“基地”组织和活动手法都趋于复杂化,不应认为在击毙本·拉丹之后就万事大吉,反恐毫无疑问将是一场持久战。

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萨赫勒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继“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将活动中心转至萨赫勒地区后,该组织从公然的叛乱组织演变成一个更不透明且行动方式灵活的网络,比以往更能够利用其有限的资源造成重大的破坏。其活动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袭击有关国家的边防安全部队。2007年7月,一辆运载爆炸物的卡车袭击了位于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一个军营,至少造成8名军人死亡,另有20余人受伤。2007年12月,毛里塔尼亚北部的贾拉维亚军事基地遭到袭击,12名官兵死亡。2009年,阿尔及利亚的边防部队在撒哈拉沙漠南部先后遭到15次伏击。二是袭击以色列和西方国家派驻当地的外交机构。2008年2月,以色列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遭袭,5人受伤。2009年8月,法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遭自杀式爆炸袭击,袭击者当场死亡,另有2人受伤。2011年5月初,“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声称对以色列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2月1日遇袭事件负责。^[9] 三是袭击和绑架西方国家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和旅游者。此类事件在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等国屡屡发生。起初,袭击者主要采取恐怖手段,先后杀死几名欧美人士,制造“轰动效应”。后来,他们改变策略,绑架西方人作人质,以换取被捕的同伙获释或勒索高额赎金,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积蓄力量和资金。四是同当地的部族叛乱分子和犯罪分子勾结在一起,从事跨国走私武器和贩卖毒品活动。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披露,每年大约有50多吨可卡因和30多吨海洛因分别从拉美和阿富汗贩运到萨赫勒地区,再从这里走私到欧洲。萨赫勒地区已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毒品走私中心。^[10]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恐怖活动,严重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构成了地区安

全的巨大隐患。有报道称,该组织同时还为伊拉克的一些激进组织提供雇佣军,并通过互联网进行协调,运送武器和武装分子。2011年5月20日,萨赫勒地区四国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召开部长级会议,专门商讨加强协调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和跨区域犯罪。马里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苏梅卢·布贝耶·马伊加在会上指出,萨赫勒地区国家和人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威胁。在未来18个月内,萨赫勒地区四国应集中训练2.5万到7.5万人的部队,以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负责马格里布和非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阿卜杜勒-卡德尔迈萨赫勒也认为,萨赫勒地区四国应加强对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监控,并进一步加强协调边界合作。^[11]

此外,在恐怖主义语境下的特殊政治经济里,“图阿雷格叛军”是值得一提的。图阿雷格人主要由居住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尼日尔与马里的游牧民族构成。近年来,图阿雷格人经常与有关当局发生冲突,尤其在尼日尔和马里。图阿雷格人的土地生产的铀占尼日尔出口收入的70%,但图人一直被摒除在权力与财富圈之外。^[12]2007年2月,一群武装的图阿雷格人在尼西北部的伊费鲁阿内发动了第一次袭击,并称其为“尼日尔人争取正义运动”。他们坚持认为应该从采矿收入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为了向政府施压,他们多次袭击矿区,绑架外国人质。尽管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是合理的,但为了打击叛乱,尼日尔坦贾政府不顾一切地镇压了这批叛军,从而孤立了北部地区。在此情形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用这一紧张局势同图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进而造成该地区最大的安全梦魇之一,即制造核武器的关键原料铀有可能与毒品、军火一样在这一地区自由流动。由此可见,“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萨赫勒化对区域边缘政治和地区安全都造成直接的影响:

首先,它显然对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对于当地来说,它代表了直接的、不定时的、重大的安全威胁。“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阿尔及利亚为据点,活动范围不断向萨赫勒地区延伸,逐渐把该地区打造成招募人员、资金、武器及策划恐怖活动的新据点,使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成为一个“恐怖三角地带”。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在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每年用以招募新人和购买武器装备的费用高达850万美元以上。^[13]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北非国家都受到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不同程度的攻击。

其次,与其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活动不同的是,萨赫勒分支主要通过从事刑事犯罪活动和绑架人质而出名。犯罪网络与当地的种族和社会冲突联系在一起,并逐步演变成这一地区稳定的真正危险。为了从走私活动中获得最大份额,该地区种族和部落群之间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甚至加速了现有社会等级制度的瓦解。2010年1月,这一冲突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在发生关于可卡因供给的冲突后,贝拉比什部落(Berabiche)和因加德部落(Imghad)劫持了昆塔族(the Kounta)首领,使当地政府(马里)维持不同组织间利益均衡的能力受到极其艰难的考验。^[14]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吸引了来自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介入,仅两三年时间,萨赫勒分支的成员数量就由一开始的仅百余人增加了一倍,且手段也更趋于残暴。

最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萨赫勒化不但影响了马格里布权力的平衡,而且在更大范围内影响了关键力量的均衡。“9·11”事件后,马格里布地区(这里专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国)在国际上已经有了特定意义,其地缘政治的主要特点决定了该地区国家间合作能力有限,缺乏有效的多边安排,无法实现区域统一。萨赫勒地区更是如此,这种结构性缺陷需要依靠外部支持,来解决多层次的区域挑战。从历史上看,欧洲国家一直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外部力量。冷战时期,在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背景下,美国并未把战略中心放在这里,从而使法国发挥了地区盟主的作用,保证了北约南翼地区附近的秩序稳定。然而,自从利比亚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后,且受能源利益的驱动,美国对该地区的参与有所增加,特别是近年随着该地区恐怖活动的不断增长,美国更是加大了干涉力度。

在这一背景下,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出现变化。由于西撒问题而恶化的两国关系,有可能因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这一区域地缘政治重心的转变而出现转暖。这也与阿国内要求摩、阿关系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上要求马格里布加强合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一思路不谋而合。当然,阿尔及利亚在这方面起着关键性和独特的作用,它的反恐努力已经成功打击和削弱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势力。因此,阿尔及利亚一直试图“抓住这一势头”,通过打击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势力,树立其在该地区的领导形象并扩大自身影响力。

三、“萨赫勒牌”对阿尔及利亚对外关系的影响

阿尔及利亚地处萨赫勒地区北沿,遭受恐怖主义祸害最大。因此,阿尔及利亚一直积极推动萨赫勒地区的反恐活动。2009年5月,它联合相邻的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对活动在四国边境地区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员发动大规模清剿,取得一定成效。同年9月,四国军事领导人经协商达成协议,决定定期进行打击恐怖主义和各种跨国犯罪行为的联合军事行动。2010年4月,萨赫勒四国军事首脑峰会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小镇塔曼拉塞特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了四国首脑外,还有来自利比亚、乍得和布基纳法索的官员,他们就联合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制定了计划。2010年9月,四国的情报主管同意在阿尔及利亚成立萨赫勒地区情报中心,以便提高四国的情报合作水平,且更加一致和有效地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15]事实上,这一区域合作安排对阿尔及利亚来说非常重要,利用在萨赫勒地区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这张王牌,阿不仅能获得萨赫勒地区的领导地位,而且能增加其在美国眼中的战略价值,并进而深化与美国的关系。

1. “萨赫勒牌”对阿美关系的影响

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关系几十年来经历了建交、断交和复交的曲折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明显改善。“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反恐合作加强了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事实上,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对于阿尔及利亚政府来说,原本是正常的国内问题,现在却成为美国 and 全球关注的焦点,反恐合作为阿美双方提供了实现政治和解的机会。近年来,美国越来越认识到阿尔及利亚的重要性,已把阿尔及利亚视为美国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关键国家,这是因为:在地缘战略上,阿尔及利亚位于马格里布地区的中心,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摩洛哥、利比亚和突尼斯接壤,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阿尔及利亚是世界四大天然气生产国之一,也是美国的主要能源供应国;阿尔及利亚是马格里布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阿尔及利亚正在执行政治结构改革,实行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治理和政治多元化;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和谐政策和灵活的反恐战略已收到积极效果。^[16]为此,美国进一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继续加强两国的安全合作。

然而,在马格里布地区,美国的政策支柱仍然是摩洛哥。自从摩洛哥被认为是该地区民主化的光辉范例后,反恐的全球化和新保守派的倾斜使摩洛哥的政治分量并未减轻。因此,阿尔及利亚在反恐行动中,竭力排斥同自己有外交纠纷的摩洛哥参与,意欲一手主导地区反恐事务。从整个中东地区来看,美国政策支柱依然是埃及和以色列。可以说,这三个国家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阿尔及利亚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过,中东局势向来多变。2010年由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建立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令美国十分恼怒并引发了造成美以关系裂痕的“拜登事件”。2011年5月19日,美总统奥巴马发布的“新中东政策”明确指出,要求以色列回归1967年巴以边界,这是从未有过的。中东复杂多变的变动让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必须有个全新的“中东构想”,才能保住未来在这一地区的主动权。虽然美国不可能与以色列“反目”,但当前中东的大势又让美国不得不有所改变。与此同时,埃及的政治剧变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美埃关系,美国和埃及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关系将会怎样,引发不少猜测。在两个主要对手的势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阿尔及利亚打出“萨赫勒牌”,无疑为其政治天平上增加了与摩洛哥角逐的砝码,帮助阿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威胁正在上升。美国虽然在国际事务上采取强烈的干涉主义手段,但它并不愿参与到偏远地区,在经济危机时期更是如此。美国以自己的战略利益为最高行动准则,为避免大规模直接介入,希望采取只出钱不出人或少出人的政策,让非洲人自己参与反恐。因此,美国欢迎可靠的地区大国,这些国家可以有力支持它的利益,且避免直接干预。美国认为,阿尔及利亚在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的反恐中发挥着领导作用,是美国在该地区反恐的重要伙伴。^[17]就这样,阿尔及利亚在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犯罪活动的同时,也为自己提供了机会,帮助其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地位。2011年初起,美国军方和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频访阿尔及利亚,旨在加强同阿尔及利亚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约翰·布伦南指出,美国同阿尔及利亚在萨赫勒地区反恐事务中的合作关系十分重要,美方赞赏阿尔及利亚在反恐事务中付出的努力。美国政府将总结阿尔及利亚在打击恐怖主义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18]可见,阿尔及利亚通过在萨赫勒地区的安全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着重点之一。

2. “萨赫勒牌”对阿与欧盟国家关系的影响

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国家或地处国际航运要冲,或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素来被欧洲各国认为是自家的“后花园”,也是欧洲防范非法移民的重点区域。自欧盟成立以来,环地中海地区一直是其外交重点和重大利益关切之地。该地区既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帮助的地区,也是一个暴力和冲突频仍的地区。^[19] 传统上,欧盟对该地区的首要政策目标是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欧盟的安全利益;与此同时,推广欧洲价值观,从而确保欧盟能源安全、扩展欧盟经济利益。从1995年的“巴塞罗那进程”到2008年的“地中海联盟计划”,欧盟以加强合作、促进繁荣为口号,展开“南下”外交攻势,试图通过与该地区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把地中海地区建成一个和平、安全和共享繁荣的地区,并通过渐进的方式推动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欧盟认为,该地区只有实现民主化,才能确保地区稳定及欧盟的安全利益,于是在“巴塞罗那进程”倡议中加入政治改革要求。不过,由于民主化要求只是确保欧盟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工具,因而当欧盟在安全需求上升、需要北非国家合作时,如遏制非法移民的涌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等,就会降低对民主自由的诉求。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欧盟国家比美国更直接地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早在1991年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时,许多阿籍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逃亡欧洲,寻求庇护。如今,寻求向外发展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势力更是不断渗入到欧洲,他们利用前人们在欧洲的人脉关系发展出更加庞大的网络,进一步危及了阿尔及利亚前殖民宗主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安全。2010年7月24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宣布他们杀害了一名法国人质,目的是向法国和毛里塔尼亚士兵为了营救这名人质,而击毙了该组织6名成员的行动做出报复。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队高级官员表示,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行动可能会使该地区的反恐形势复杂化,应该由本地区国家来主导地区反恐。^[20] 考虑到阿尔及利亚在安全领域的出色表现以及在萨赫勒问题中不可忽略的地位,以及欧盟国家在打击恐怖势力或营救人质活动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欧盟国家无疑希望阿尔及利亚更多地参与反恐并愿意承认阿在该地区的领导角色。

此外,2011年中东政治剧变后,任何关于欧盟与阿尔及利亚之间关系的讨论都无法脱离北非国家的政治发展。突尼斯和埃及人民推翻了两国总统的独裁统

治,阿尔及利亚政府也不得不面对民众抗议和暴力骚乱,虽然并没有导致政权不稳定,但这些起义对欧盟的北非政策提出了质疑。在此背景下,在民主推广和眼前的安全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成为欧盟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欧盟不得不与阿尔及利亚加强合作。这无形中帮助阿尔及利亚强化了在萨赫勒地区的反恐主力形象,并对阿尔及利亚和欧盟国家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向萨赫勒地区的地理转移,为该地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安全威胁,但由于该地区面积大,且地区国家处理威胁的能力和经验的远远比不上阿尔及利亚,因此,为阿尔及利亚利用反恐能力提高区域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在萨赫勒地区树立一个“安全供应商”的形象,成为阿尔及利亚整体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有力工具。阿尔及利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在萨赫勒地区取得反恐领导的地位来增加其在马格里布乃至更广泛区域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目前,“萨赫勒牌”已初显成效:阿尔及利亚借机扩大了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基本操控了整个萨赫勒地区事务;阿尔及利亚提升了其在美国人眼中的战略地位,同时利用反恐作为筹码一定程度地抵制了欧盟国家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压力。无疑,代表着阿尔及利亚影响力和外交政策主要工具的“萨赫勒牌”,其地缘政治影响可能更为广泛,并有可能在马格里布、地中海区域和国际舞台上服务于阿尔及利亚的长远利益。

[注释]

- [1] [4] Osman Bencherif, “Algeria Faces the Rough Beast”, *Middle East Quarterly*, December 1995, pp. 31-38.
- [2] 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M],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05页。
- [3] [5] Andrew Hansen,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21, 2009.
- [6] 朱威烈等:《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M],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页。
- [7] “Arrests & Convictions: Other Terror Organizations”, *Counterterrorism Watch*, http://www.ajc.org/site/c.ijITI2PHKoG/b.1714941/k.63E3/iCounterterrorism_Watchi__brArrests__Convictions__Other__Terror_Organizations/apps/nl/newsletter3.asp.
- [8] [13] Geoff D. Porter, “AQIM’s Objectives in North

- Africa”, *CTC Sentinel*, Vol. 4, No. 2, 2011.
- [9] “Tag Archive for ‘Al-Qaida’”, May 26, 2011, <http://missionaryhealth.net/blog/?tag=al-qaida>.
- [10] 高秋福:“萨赫勒地区各国加强联合反恐”, http://www.cfis.cn/details.asp?board_ID=12&topic_ID=132。
- [11]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Sahel Countries in Bamako”, *El Moudjahid*, May 18, 2011.
- [12] Dario Cristiani, Riccardo Fabiani,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Implications for Algeria’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AI Working Papers*, No. 11, April 07, 2011.
- [14] Wolfram Lacher, “Organized Crime and Terrorism in the Sahel”,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No. 1, January 2011.
- [15] Andrew McGregor, “Algeria Launches Nation-Wide Counterterrorism Offensive”, *Terrorism Monitor*, Vol. 8, No. 16, April 23, 2010.
- [16] [17] Yahia Zoubir,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geria: The Cautious Road to Partnership”, *The Maghreb Center Journal*, No. 1, Spring/Summer 2010.
- [18] Walid Ramzi, “Bouteflika, US Official Discuss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 *Magharebia in Algiers*, January 21, 2011.
- [19] Michelle Pace,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Identity: Meddling with the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5, No. 3, p. 218, 2007.
- [20] Scott Sayare, “North African Militants Kill Frenchman, 78”,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10.

作者简介:李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1-06-27

修改日期:2011-07-14

can countries. Therefore, which exactly is the good thing: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r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conclusion rests not with the changes of Huntington's political thought, but with the needs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riod. This is not only the problem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our studies of Huntingt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but also the problem we should handle with caution when we are applying Huntingt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African countries.

Countries and Regions

5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erman Model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Challenges

by Zheng Chunrong & Jiang Wen

The financial crisis originated from the USA in 2007 also hit the German economy severely. Yet shortly after the crisis, Germany was seen as one among the countries that had witnessed a recovery beyond expecta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namely the "German Model"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economic recovery in Germany through combing the German econom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German Model".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this model is facing.

58 Europeaniz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Slovakia Since the 1990s

by Zhou Zhongli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Slovakia since the 1990s has also been a meaningful process of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U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lovak political transition by st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Mečiar government, the Slovak Republic was excluded from accession negotiations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institutional instability". The Dzurinda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1998 election gave top priority to rectifying these disadvantages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onstitutional reform, political party system,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rule of law.

64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Japa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Japan's Ratification of the Kyoto Protocol as Case Study

by Gong Lili

There was discussion in Japan after US withdrawal from the Kyoto Protocol. One group held that Japan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U. S. and ratify the Kyoto Protocol if the U. S. ratifies. Another group contended that Japan should ratify the Kyoto Protocol even if the U. S. withdrew because Japan should be a leader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 This paper explains Japan's stance towards the Kyoto Protoc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making. The political goal of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the push from NGO, the pressure from EU and the concession of Japan's industries were the reasons why Japan endorsed the Kyoto Protocol. However, Japan want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framework of the Kyoto Protocol in the post Kyoto era because Japan thought the protocol was unfair to Japan.

70 The Sahelization of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nd Its impact on Algeria

by Li Yi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ountries of the Sahel region have been increasingly affected by the activities of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This geographical shift of AQIM was the result both of a weakening of AQIM within Algeria, due to the tough counter-terrorist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Algerian government, and of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e wider operational freedom offered by the Sahelian environment. This is not only a great threat to security of the Sahel, but also affects the balance of the Maghreb key forces. In this context, gaining a position of primacy in the Sahel and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in the region could be used by Algeria as a tool of influence in the wider area of the Maghreb. Bolstering its role as a "security provider" in the Sahel is instrumental for Algeria's overall foreign policy ambitions.